

蒲未释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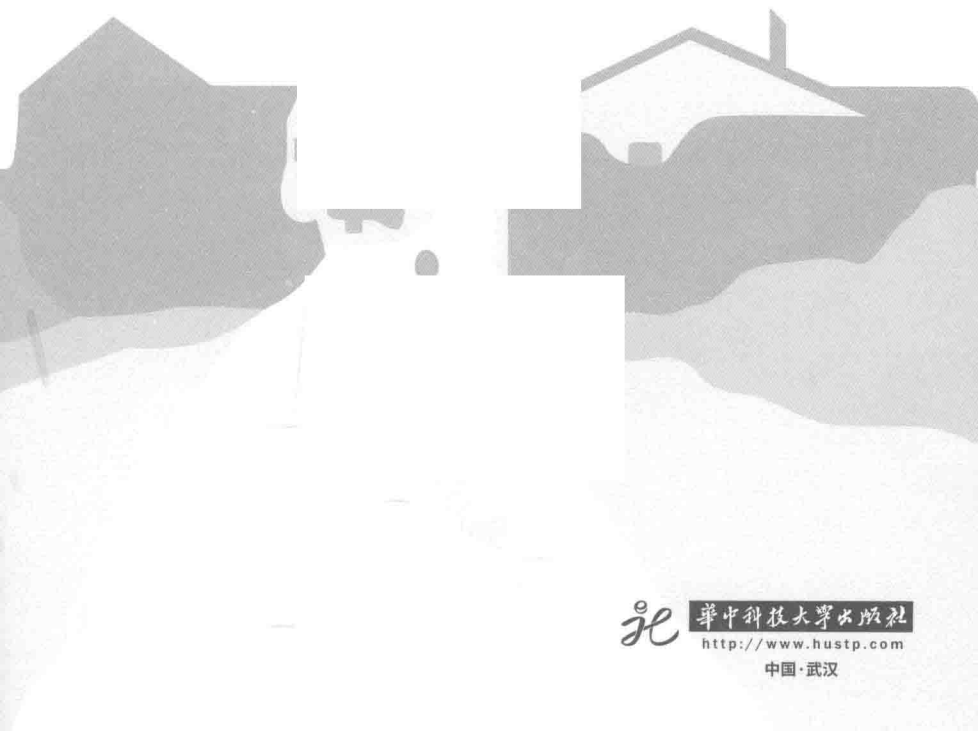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个捕风者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蒲末释 著

最后一个 捕风者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一个捕风者/蒲末释著. —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8. 6
ISBN 978-7-5680-3808-9

I. ①最… II. ①蒲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4871 号

最后一个捕风者

蒲末释 著

Zuihou Yige Bufengzhe

策划编辑: 陈心玉

责任编辑: 陈心玉

封面设计: 一起平面设计

责任校对: 张会军

责任监印: 朱 玢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(中国·武汉) 电话: (027)81321913

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: 430223

录 排: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

印 刷: 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76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，献给 CL

目录

壁花少年	1
我爱这夜色茫茫	15
父亲变成一只白鸽飞走了	37
鱼塘	55
最后一个捕风者	73
故乡麻将馆	109
寒风旅人	131
远行的十七岁	173
阁楼上跳舞的女人	193
一场美梦	237
后记	251

壁花少年



“来，我们玩个游戏，叫做：猜猜我是谁。”

秋年总是笑着拉秋成站在人前。他俩对视一眼，狡黠一笑，站定了，就不说话。

秋成和秋年是一对双胞胎，秋年早出生几秒，是哥哥。兄弟俩出生的时候，左边脸上都有一块拇指头大的胎记，盖住了整只眼睛，稍稍触到眉毛，浅淡的红色，像一朵春天清晨乍开的牡丹。

秋成从未喊过秋年哥，人前人后都直呼其名。他俩从小衣服、鞋子都是同套的，外人总是分不清谁是谁。有时晚上睡觉，秋年翻一个身，两张脸相对时，他都分不清到底睡着的那个人是自己，还

是醒着的人是自己。

秋成问过秋年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他问的时候小心翼翼的，在他心里这只能是属于他俩的秘密。但秋年说他没有，还学着大人的口吻让他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。秋成觉得秋年撒谎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开始讨厌秋年，讨厌他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

秋成一直很疑惑，连自己都分不清他和秋年，母亲为什么每次都能在他俩玩“猜谁是谁”的游戏时，一眼就猜准了。父亲有时也会猜错，母亲说父亲是故意逗他俩。每次父亲从工地回来，他俩就站在父亲面前，一个拉左手，一个拉右手，顺着步子绕几圈，然后让父亲猜。他总是笑呵呵的，可后来次数多了，就显得不耐烦。秋成记得有一天，父亲回来得比较晚，他们拉着他玩这个游戏时，秋成被父亲扇了一巴掌，父亲朝他大声吼着：“秋年，你就不能懂事点！”

“是他，他才是秋年！”秋成哭喊着嗓子，眼里的泪水哗啦啦直流。父亲瞪了他一眼，咬着唇，额角的青筋暴起，扬手又要给他一耳刮子，被及时赶过来的母亲拦住了。秋成知道那是父亲一贯生气的样子，像一头脱缰的兽。秋年却躲在父亲身后，龇牙咧嘴地朝秋成笑。

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和秋年上学的路上，秋成故意走得很慢。秋年在前面催他，他就当没听见。他不想和秋年出现在同一场合，却又不得不与他在同一场合出现。他俩在同一个班级，每次同学拿双胞胎说笑，捉弄的都是秋成。他们会故意喊秋成的名字，他不答应，

他们就一直喊；他答应了，他们就说：“你不是秋年吗？为什么要假扮你哥哥？”

这种无聊把戏，秋年却从不中招。他的脸上似乎写着“秋年”两个字，走到哪都该有哥哥的样子。有时，秋年会故意跟那些人一起捉弄秋成，连秋成说话的尾音他都能学到，秋成只能百口莫辩。等他们失了兴致，自然就不拿他当猴耍，他只能这样想着。

秋成不知道为什么，在玩这种游戏时，他总是会输给秋年。那晚出生的几秒，似乎是一种冥冥注定，他只是秋年的一个复制品。外人看来，这个复制品近乎完美，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。从小到大，秋年比他招人待见，成绩比他好，跟长辈说话也大大方方的，秋成最多只能是算一个陪衬，一个完美的陪衬。

二

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五年级，秋成从同学的课余闲谈中听到一个消息：如果谁在这次期末考试中考了倒数第一，就有可能会留级。

“跟下一届一起读，多丢人啊！”有人嚷道。“少在这造谣了，是你想留级再混一年吧，反正你小学毕业了，你爹也会让你跟他一起去学漆匠。”“就是就是。”

他们吵吵嚷嚷的，秋成走过去想打探消息，他们就散了。谁也没有真正见到过往届学生有留级的现象，即使有，也都是道听途说。人们对这种听闻来的“坏事”，从来不会往自己身上揽。秋成却一

心打好了算盘——他要留级，他要摆脱秋年。

这个事他跟任何人都没说，身边也没有可以说这件事的人。他想过跟班上那几个老是考倒数的同学商量一下，那几个要么是不学无术，在学校混日子的，跟他们说让他们让出倒数第一，说不定他们中真有人故意交白卷。可是拿什么收买他们？的确是一道难题。还有一个连老师都说智商不行，从一年级一路跟班拖，好不容易拖到了四年级的二愣子。二愣子平时除了吃，就知道傻笑，跟他讲不了道理。

秋成琢磨这个事，晚上睡不着觉。有天夜里，他翻来覆去地把秋年弄醒了，他看秋年半醒半睡的，没能忍住就问他：“怎样考试才能故意考低分啊？”秋年骂了一句：“操你丫的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你把一加一写成三不就好了！”

秋成恍然明白，秋年果然有时候脑子比他转得快。

那次期末考试，秋成把自己会做的题都填了错的答案，结果真的考了班级倒数第一。他没把成绩告诉父亲，也央求秋年别说。秋年一眼就看穿他的用意。“你是故意的吧？你的卷子我都看了。”秋年直勾勾地望着秋成，显露出他一贯的高傲。“你……你有跟其他人说吗？”秋成没敢看秋年的眼睛。“没有，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兄弟。”秋年带着一丝戏谑的笑说。“嗯，谢谢。”秋成第一次觉得秋年没那么令人厌恶。

那天晚上，秋年睡觉前问秋成，“你故意考得不好，是想要留级吧？”秋成听得心里一惊。秋年是知道的，就像是所谓的双胞胎

心理感应，自己在他眼里什么都瞒不过。

“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好玩儿。”秋成语气强硬地说，他新找的这个理由让他松了一口气，可他又明白这个理由连自己都说服不了，于是转一下身，侧躺着，假装睡了过去。

“其实，我也不是很想跟你待一个班级，倒不是针对你，我自己也能自由些。”秋成听着秋年说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他没回应，听到自由这个词时，他有些想笑，这个在课本上看起来简单而被歌颂的词，令人费解又莫名令人神往。

“秋成，你有想过，我们两个中，有一个其实是多余的吗？”那似乎是秋年的一句梦呓，秋成转过身，秋年已经打起了呼噜。

父亲得知秋成的成绩时，气得脸上的青筋暴起，抡起手边的扫帚要打秋成，边打边说：“你他妈的比你们班二愣子还蠢，你怎么连你哥一半都赶不上！”秋成挨了一顿打，可他心里舒坦，在父亲拿到成绩单前，班主任已经宣布要他留级。

秋成挨打的时候，秋年躲到房间里去了。等秋成回到房间，他偷偷塞了两包跳跳糖到秋成手里，秋成接过去没说话，拆开一袋，吃了两颗后，塞给了秋年一颗。两人看着对方笑了起来，又不敢笑得太大声，怕门外的父亲听到了，又是一顿打。

秋年说：“下次他打你，你就拉上我，我替你挨打，反正他分不清我们谁是谁。”秋成笑呵呵地说：“好。”

三

七月中旬，正是最热的时节，荷花开了满池塘。秋年说要带秋成去钓龙虾，以往的夏天，秋成都不愿意出去。有人来找他俩时，他都假装不在，所以在新学期的第一个月，同学一眼就能分清他俩，皮肤黝黑的是秋年。即使这样，一直到大家都穿上了长袖前，秋成就会被班上好事的同学叫：“小白脸”，他后来知道了这个词的意思，有一年还跟那人打了一架。

大伙看到秋成和秋年一起出来玩儿，很是意外，但也不介意，多一个人多一种玩法。他们钓完龙虾，要去河边洗澡。一开始都只在岸边，脚放在水里踢浪，秋成站在岸上，迟迟不过去。每年夏天他都会听母亲讲：“不能去河边玩水，要是被父亲知道了，保准打断一条腿。”

他们招呼秋成下岸，秋成直摇头，他们说他是胆小鬼，他也不反驳。秋年跟几个年龄稍大的男孩一起赤溜着身子，从浅水区一直游向深水区，激起的水花越来越大，他们的笑声也越来越大。

“秋年！”秋成喊了一声，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“没事！”秋年回头笑笑，继续往前潜着。

“秋成，说你胆小你不信，你哥比你强多了。”岸边的人一阵哄闹。

秋年继续往前，纵身一跃，往水塘的中央潜去。秋年会游泳，

他比那几个年龄大的游得都好，秋成心里舒了一口气，还是不想下水。灼烧的太阳晒得人头皮疼，河中央溅起的水花泛着刺眼的光，秋年在水面上徜徉着，像极了一条自由自在的鱼。

不知是谁在秋成身后推了他一把，秋成只觉得重心不稳跌进了河里。只是在河岸边，瞬间裤脚全湿了。“秋成下水咯，秋成下水咯！”有人叫喊着。

秋成一阵错愕，还没看清推他的那个人是谁，就被水里几个人拉着往前踉踉跄跄走了几步。人在水中，跟醉了一样，他突然想到了喝醉酒的父亲。父亲若是知道他下水了，铁定要狠狠揍他一顿。

河岸边水位不深，不到膝盖，秋成却感觉到后脊背一阵凉意，脚步不稳又倒了下去，呛了一口水。他站起来，着急得将拉着他肩膀的两只手扳开，又有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，他有些看不清那些人的脸，只听到他们的嬉笑声。他越着急，他们的笑声就越热烈。

水已经漫到秋成的大腿，秋成使出全身力气想往后退，却发现越退水越深。有一只手在他的腰间猛地一推，他整个人的身体往前倾去，脚下突然变得空荡荡的。秋成想：完了，这次真的完了，即使父亲没把他打死，他自己也要被水淹死了。

秋成感到身体猛地往下坠，鼻孔被一股柔软而充实的东西堵住。他看到一团昏黄的水渍，水从嘴里涌了进去，两只手想要抓住些什么，却像当初跟着父亲学抓黄鳝一样，只有一股空荡的充实感，什么也没抓住。意识模糊中，秋成踩到一块石头，他感觉到自己的鼻子浮上了水面，却呼不到一丝空气，又沉了下去。

“秋成！”他听到秋年喊着。“秋成，你等我！”秋年似乎带着哭腔。

秋成觉得浑身失去了力气，水依旧大口地涌进他的嘴里，充积着他的胸腔。恍惚中，他感到一只手用力托着他的脖子，那股力量支撑着他，缓缓地往上，到最后那只手收了回去。他的脚渐渐能够踩到一些东西，等他被人拖上岸时，只觉得一阵头晕，昏厥了过去。

四

秋年死了。

他们一个个慌张不堪地说，秋年一个劲托着秋成往岸边冲，上岸时，大家以为两个人都上来了，却没有看到秋年。

父亲和母亲听闻消息，一前一后赶了过来，看到全身湿透、没有神色的秋成，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。

“他有喊我名字吗？”秋成后来问那群和他们一起游泳的人。

“没有。他在水里游那么快，说不了话的。”

可是，我明明听到了。

秋年所有的东西，用的穿的，都被母亲偷偷烧掉了。从那天起，母亲跟秋成再没多说一句话，父亲一日日地喝酒，工地的活也辞了，在家里浑浑噩噩过了三年。一家人在饭桌上说不了半句话。

秋成的十四岁生日，母亲买了一些菜，吃饭时，她一直叫秋成多吃一点，说着说着她就嚎啕大哭起来。那是秋年走后，秋成第一

次看到母亲在他面前哭，他却感到无动于衷。父亲抽烟回了房间，房间里传来父亲用拳头捶墙壁的声音，一声又一声，秋成鼻子几度泛酸却怎么也哭不出来，只是埋着头扒碗里的饭。

秋成一直觉得，那个溺死在河里的人，应该是自己。在秋年离开的那一年，秋成在学校跟人说话都学着秋年的样子，模仿秋年的笔迹，每次照镜子，他总有一种感觉：镜中的那个人是秋年，他一直都在他身边。

可父亲在看到他那打满分的试卷时，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他故意在试卷上写了秋年的名字。

初中毕业后，秋成没再念书。跟着师傅去一些工地做临时工，瘦小的个子，每天和父亲一样早出晚归，常常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，也从来没在家里抱怨一声。后来，秋成在工地住了下来，很少回家，每天的劳累让他不用去想那天的事。时间久了，许多细节真的变得模糊不清。秋成时常会想，要是秋年活到这个年龄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，听说很多双胞胎快到成年时，就会有很显著的变化，胖了或瘦了，高了或矮了。一想到这些，他就觉得喘不过气来，像那天在水里一样。

五

成人礼的前几天，秋成跟父亲说他想到外地去，家乡工地上的活差不多都做完了。以父亲的经验，他知道秋成是在找借口离开家乡，可是他没拆穿。父亲点头应允，母亲也没反对。

工期结束的最后一天，秋成心情特别好，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离开，他甚至想过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。

正午，秋成跟师傅上顶楼检查一块钢板。师傅知道秋成要走，两个人在天台往下观望。师傅递给秋成一根烟，他没接。小时候他就听秋年说，他讨厌父亲抽烟。秋年觉得抽烟的男人都没什么出息。

师傅抽完烟，跟秋成一块下楼。他走在前面，秋成走在后面。突然，从楼顶上跌落下来的一块砖，笔直砸下来，秋成把师傅推开，那块砖砸到了秋成的额头上，鲜血直流。他的左眼睁都睁不开，冰凉而又黏稠的感觉，和当初他在水里挣扎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秋成感到四肢无力，脚底下空荡荡的，身体不自觉地往后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恍惚间，他似乎看到了秋年站在他面前，想伸手却又触不到。

“秋成！秋成！”他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。

醒来时，秋成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医院，头上被纱布包裹着。母亲坐在床沿边不停地抹眼泪，秋成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。

父亲赶来时，秋成已经清醒了。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哥哥的事，不怪你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一直都难受，可是也从来没有找过你谈这件事。秋成，你也是我们的儿子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我和你母亲活下去的希望。”

在医院不知躺了多久，母亲每天都从家里熬汤带来给秋成喝。半个月或者一个月，医生来通知说可以出院了。回到家里，房屋被打扫了一遍，家具也都调了位置。

秋成一个人回到房间，对着镜子一层一层拆掉纱布。左眼旁有